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之九

蕭山 朱檉

職制

諫議下

請復官俸以養廉恥疏 康熙十八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金世鑑謹

奏，為請復官俸以養廉吏、以安民生事。竊惟設官以定民，計職而受俸，使祿有餘養，官有餘守，財上下相安，誠古今之良法。前因滇黔告變，軍需孔亟，凡內外大小臣工，多裁減月俸，以佐兵餉，此臣子急公誼所應爾。故自康熙十四年正月起，將各官俸，載在核減冊內。届今既經五載，歲月頗久，恐將來不肖之官，因無俸薪養贍，必保無侵漁百姓，以救其身家之若累者乎？孤寒之士，不邀一命之榮，異鄉離井，即欲潔己自勵，必保無抱釜魚

撫綏遼之[illegible]

之悲者乎、至於指債重累、喪廉恥、苟保無安、以失節

收乎、此盡力有何不支、情有所必至也、則何傷之舉、僅

一時之權宜、非經行之長策也、明矣、今年

上諭、嚴禁積弊、或恐不肖者藉口於養廉之不足、不能洗心

滌慮、痛革前非、何倚

聖懷、共回

天意、且前其逆續敍叢尔游環、指日蕩平、軍需已乃少減

我

皇上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之道、無不備至、念及內外大小臣工

決不忍令其拮据以勤供職之勞、合無叩請

皇上賜設、全係以養其廉恥、則官有祿養、而無仰事俯育之憂、亦

君節守、自不敢為不肖之事、吏不侵漁於下民、而倘有殘贓、

又自顧廉恥之心、以為安其生業、於中有貪黷不肖之徒、相

而置之於法、猶重典之下、亦有持服其心、所設當而無怨者、

有養廉、民無侵擾、官清民樂、亦保邦制治之一端也、

欽此 省遵之辭

請停欽差疏　康熙　年

河道總督臣靳輔謹

題為外省事務應責成督撫大吏料理請停差員者一擬以免代召擾累事臣惟

皇上因在外諸臣於民生病苦不以上

聞

朝廷諭旨不行下達曆祗驛站侵冒錢糧民隱莫申民冤無訴於是屢遣京內諸臣訪查懲究此

皇上軫念民瘼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

天使之車塵馬跡一經絡繹於道途則閭閻之膏脂點綴之至

見嘗咨於草野、主事差之、臣未嘗不以

皇上

之心為心、未嘗俱有示威勤指之事、再未嘗為船家人

跟役等、需索地方官、並往來供應、並益臣粗粗渠片

肉、且難為、皆小民膏血、况地方官員賢能廉介此少乎

庸畏事此多、一聞

欽差

時、去雖照有所駁詰、莫不力圖要結以悦之、行賄與否姑

置勿論、而飲食之費已屬不少、上司若戒之曰、示無科民

有司亦隨答之曰、斷不妄派、實先無神輸之術也、更值

不肖官員借端多刻、又不堪言矣、此等事務、臣雖未得

確情、並無指實、然揆之情勢、在所不免、臣愚以為除筆

擬重務，必須口授

廟謨，於兵王難酌商行者，自當專差馳驛，又在外貪官污吏，背捺不行題參，被科道糾參，或旁人告發，再皆接扶同把持，貪婪之事，亦必決遣選部院能員秉公確審，按無庸置議外，但如整頓驛站，料理軍需，查勘海疆，怡行督撫該務，似應責成督撫，並督撫兩司疆大吏，

皇上特數千里地方，數千萬百姓，託之後，怪撫諸，乃不克在官，勉力振

君恩，特此等分內之事，聞其始誤，甚至捏冒使混，致績

皇上左右處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戰之督撫之主置重典亦不足惜給天下督撫司道賢愚不同未必盡皆不肖也臣請嗣令以後凡督撫司道能行之事不能料理必須差員之處自當照舊遣差督撫司道能行之事俱責成督撫司道料理倘其另差如有隱情生弊等情即將該督撫司道立行從重處分以為大吏淆戰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應而擾累小民矣恭疏具

奏伏祈

聖鑒謹

奏

請及時行仁疏　康熙十九年

兵科給事中臣姚祖孫謹

奏為蜀省業經恢復滇黔底定可期請及時行仁首頒蠲租宥罪之

諭以結邦本以安衆心事臣備員垣中屢閱捷報見大兵已入四川恢復成都保寧等處逆渠吳之茂城陷被擒王屏藩計窮自縊其餘黨羽俯首就降及各府州縣之遠者又經將軍趙良棟等宣布

全恩多遣招徠計此時俱投誠恐後矣臣竊以為渠魁授首脅從歸心此由將帥戮力實哉

皇上德威予被當此之際大沛
皇仁宣示德化俾人以咸悅蕩平之績可以立奏而
皇仁之首重於莫如剿撫伏思岩疆綿亙遭逆賊之蹂躪
者八年於茲徵兵飲餉殆無虛日哀此孑遺更苦於誅求望
天誅之早臨者不啻大旱之望雲霓拯溺之望援也今於僅識
初湖區殘黎待恩之日解澤下究之時誠念其堅戾免
其徵俟二三年後方以把科俾瘡痍之蘇息以休養
於耕鑿流亡之篤視以復還其井閭馴扶生聚漸有起
色元氣因以肌理自舒民力裕則國用自饒培植根本計
無有重於此者矣臣 非不知軍需殺繁靳以己剿但查

倫 好 好：

[illegible]之害

蜀省人民稀少、賦稅無多、立首一切俸餉、尚仰給於協解、今罹兵燹匪劫伊夕、其不存者、蓋亡僅也、徵之則老大益於國、而反有損於民、蠲之則既有益於民、而無有損於國、輕重權衡、以先蠲緩、此蠲租之不宜亟請也。其

其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陷於賊巢、迫於威脅、出於不得且偷生暫冀免禍、且于中或有乘間伺隙以圖反正者、非若甘於從逆也、今者繳印繳劄、傾心歸誠、揆其意慮、

生：亟待懷疑、懼怖家室

生之法、大典

者、無論已未投誠、及宥已往之罪、以開自新之路、則人心豫

附爭先動順反側之徒皆為我用區區滇黔游說臣固知其
必有獻馘藁頭待於
闕下其失惟向於指揮
教諭已頒軍前往為久無徹後不前
彰綸再沛感人尤深所反復告誡何傷
國體此宥罪之文宜亟講於也以上二事我
皇上視民如傷注罪解網之仁固已早見及此無俟臣言之
嘵嘵而臣竊竟之愚千慮之一於以及時之仁政端不外
此故不敢為之緘默也

請除叛藩虐政 康熙二十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徐元文謹

奏為三藩之大害既除萬姓之望

君方切謹分別藩虐政謹列確察陳豁了、臣一介陋儒累受

皇上非常眷遇、頃復特蒙

拔擢俾掌臺綱、自愧菲材、何堪斯

命、感激從以悚惶、敢不竭愚忱仰答萬一、臣聞利器不可

旁假、權大難以久安、周之亡因有支屬之親、猶至於

叛唐之藩鎮亦過節度使暴狂積亂私相煽終唐之世作梗

之返以至此者

國家分建三藩，寔一時權宜，乃久之恃寵而驕，縱欲逾度，侈於自大，張王私威，背棄重臣，不敢抗禮，自藩司而下，俯首聽趨於庭，天下金錢輸入吳者，以養其私，萃占貿貿以斂衷日恣，崇樹牙爪，廣行悍惡，又奪攘民財，無虛手，不作煌

紫令，視之蔑如，悖臣叛之心成，尾大之勢真，有如賈誼所謂天下方病大瘇，瘇令不治，必為痼疾者。

皇上深維久遠盛運

廟謨，念百姓供億艱難，鑒往代養癰之非策，於是因其乞請，聽許移家，而逆賊怏怏，叛謀忽不遂，狡一方有急，四面皆擧，亡民聲勢風張，異謀素蓄之征驗也，幸

皇上天威、廟畧振古、戡定羣兇、立期清蕩、為

朝廷釋無窮之憂、為天下去非常之害、海內百姓莫

亦不鼓舞以望太平、而滇南閩粵諸省久被藩害、民

幸邀

曠蕩、受殃罹更倍尋常、竊是逆藩雖已剪除、而夙日占奪民

利、害及于紀之事、行之既久、若聽官司差伍或一二因襲不為閭

閻積困終不能除豁、非

皇上愛念民生之意、臣敢以所聞叛藩虐政急宜更革者、一一條

為一事、仰瀆

宸衷、伏祈

敕飭各該督撫詳細察勘切實禁止滇南拜陽即日奏功要以

初定之後

新慈王師尤見

朝廷德厚昔唐武宗平澤潞詔自劉從諫以來橫斂並與指

除宋太祖平南漢詔偽政有害於民者並許奏聞除豁

皇上觀之功遠過唐宋二主殘疆整頓已畢之時臣是以不

懇奏請推

皇上俯鑒施行

請修橋路之政疏 康熙二十二年

工科給事中臣任辰旦謹

奏為仰俯

聖裁、請修橋路之政事、臣考月令、孟冬之月、橋路理當周

禮惜民掌陳訓、先王之政、凡徒怙民之生已也、於臣犯

而必使之有所歸趨、凡無主而暴露者、必及其掩之

矣、而平時又設官以掌之、此誠仁厚之至、而無如時不用其

心也、是以周文王澤及枯骨、諸侯聞而歸之、唐太宗瘞隋人

暴骨、屬者於文宗太宗、縣遣使收瘞暴骸戰骨、明太祖太

宗、思收中原暴骸瘞之、皆深為善政、仿當美談、恭遇

皇上至德深仁愛民育物凡屬痌瘝莫不備軫
聖慮善政善教推行畢備自古帝王之仁未有過於
皇上者臣謂宜及此時倣先王之仁飭戒天下有司為之設立義
塚并凡無主遺骸悉發收埋並其棄道旁及溝壑
比務令藏掩得所毋使暴露凡軍興以來經戰陣殺
尤宜加意收瘞此名雖以佐仁政而實厚德也至於
盛京以松山諸處凡明師潰後之所同委骨荒壟偏無數
里望如積雪尤可矜憫白骨既多恐難責有司區畫伏禱
皇上量發帑金專遣一官督理掩瘞使數十年暴骸一朝就
土所費不多而為德甚厚

皇上如天之仁、推之益廣、史策所載、莫與競比隆矣、

請停議封禪巡狩二事疏　康熙二十三年

工科給事中臣任辰旦謹

奏為酌古貴乎準今，信書又當論世，務陳至悃，伏望

聖裁事。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封禪巡狩二事一摺，備見矣，奉此。我

皇上膺知文治，將問將崇，性重大典之盛心也。臣何為

特恐指麾難振，雖自揣丕無知識，而此心不敢隱藏，竊以為封

禪之說，惟秦始皇、漢武帝、宋真宗諸君行之，固猥陋無足

道矣。若夫巡狩，則顯載舜典、王制諸書，乃考之堯湯文武，

于今未嘗擧見，惟有虞以循往擧，以與夏后氏塗山之會，

史冊紀者、甚古昔、所以建之法、王子自始于數百千里、而截
外亦皆許前令治之、處無不議禮制度、儀於素讀其攷規
后之日、所取乎律度權量正朔服色與夫户版之異、衰民情之
向背、而正之別之、周之協之、以慎乎為一、與吾此巡狩所以不得不
行於時與勢也、今天下一家、車書一統、皆畏懷遵跡、梯山航海
莫不作我賦貢、三年大計、民生吏治、時時周知、並莫有指臂扞格狀
我保障、況我
皇功法巍煥、超邁四記、普天率土、人人率一
聖天子以為治、是者方因與神禹齊蹤、即垂拱亦仍大舜道矣、
擬於三五、庶不合轍、抑吾聞於巡狩之行不行也、且典禮重大、各盛

之後、寔因創始、簡略者難以觀睹、備美列祭於英國、皆示
可不熟籌而遠計也、臣又我
皇上至聖配天、久𦔳克讓、即東西溢睽、大常武成、開闢以來、莫此為
盛、然且不受
尊號、謙而益光、洋洋乎自有
宋帝、調劑古今、與世咸宜、垂為令典、特 臣以臣之識見備
採擇伏祈
睿鑒施行、

請寬言官風聞之禁疏 康熙三十六年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 胡德邁謹

奏為

聖主求言若渴、風聞禁例宜寬、以作敢言之氣、以彰納諫之誠

事、欽惟我

皇上神功聖德、方致隆平、而圖治殷殷、猶廑宵旰、前者特頒

上諭、令臣等直言無隱、復寬其所言不當之罪、

煌煌天語、雖堯舜做何以過此、聞

命之下、一時言路諸臣莫不感激思奮、

皇上責臣等果敢言乎、毅責臣等果敢言乎、而猶瞻徇容隱

緘默成風，是負職掌以負我

皇上也。容以為收彩納諫之識，必先有敢言之氣，是責分言責之份，不可不亟為變通矣。夫言官之責，所以矢忠讜，摘奸私，有聞必告也。顧責分之份過嚴，則畏禍顧忌之心勝，欲絕人過而先自陷於過，因而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此其臣思天下之大，臣格之繫乎閭閻民生之休戚、吏治之清濁，一人之見聞有限，勢不能不藉耳目採訪以為入告之資，況言路諸臣為

於是耳目之司，乃至動輒避嫌，無所以仰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乎。伏查定例，言官凡有不按實陳奏，即降一級調用，有挾私誣陷，從重治罪，法而理處矣，猶是風聞具實

者、亦在降之例、交閩閩撫若有吏貪邪苟批身殷之地而

餘一一周知、乃稍涉風聞、而亟令即陛下政此所以囁嚅而不

敢出也、甚至權貴豪猾作奸犯科、蹤跡詭秘無從發覺、

而地方大利大弊之所在、俱有先知灼見、偏纖其未萬不敢

即爲上陳、他如不肖官員出路新者、已見彈劾行取之

時、上發覺于孫健、臣起諂徇庇之路、必多方爲之曲護、彼明

知言發不敢風聞言之、以是全無忌憚、上下營私、釀成壅蔽

之形而不覺矣、臣愚以爲諸臣之言、惟問其當與不當、不必詰

其所從來、況既有條奏不實及挾私誣陷之處分、何必禁

風聞阻其言事之氣乎、查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內科臣劉蔭樞

有滿泉之所作恭重一疏部復疏內有風聞字樣即議將
劉蔭樞照例降調李有言官奏了若猶有此即行議
處恐致言路阻塞劉蔭樞著從寬免之
旨特見
聖度淵涵優容言路諸臣靡所不至若拘泥成例則科臣以
字句之間而獲罪矣欽
皇上聖而神無微不照諸臣所言之誠偽何以不悉
睿鑒中雖隔遐邇悉由
宸斷又寬去風聞處分一例為之懲戒言官也伏乞
敕下部議將風聞言事之禁停止使諸臣得極言無隱以見無

不尽之忠讜、即無不達之民情、無不發之抒私、即無不清之吏治、於以廣見聞而襄化理、詢非淺鮮也

論開言路 雍正十三年

臣某謹

奏為言路當責成科道、寬其不言之罰、恕其妄言之罪、廣

聖德事。臣聞政治在於求言、求言所以聞過、與其博求諸有良

守之人、不若專求諸有言責之人、而欲收開有言路之利、且

先除開言路之弊。夫開言路何弊之有、密告是也。古之帝

王冕旒蔽目、黈纊塞耳、惡其察也。語云、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自後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僥倖害人、

首告者不見罪名、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相忌、君臣相

猜、無論捉影捕風、以無作有、就令情真為實、而臣子

陰私小過、亦非君父之所樂聞、昔虞舜好問好察、即此之理也、請今除軍機外、皆用露章、不許密奏、即或論列宮臺、指斥乘輿、如唐魏徵之於太宗、後人美魏徵之能諫、未嘗不美太宗之能容、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用密為哉、至於有言責於臺垣是已、內而六卿、外而督撫提鎮、皆有官守、所係隆重、任內之事、所舉劾者、屬下之官、惟六科十三道職銜雖有部省之分、而天下之事、皆得條陳、天下之官、皆得舉劾、今則言路不開、舍科道而問之督撫提鎮藩臬、猶御膳不調、舍太官而問之尚衣尚寶、及百執事也、臣 愚以為言

路尚微、仍責成於科道、乎責成臺諫、一曰屏不言之時
古者君子有過而臣不匡、其刑墨、御史科道下四、而不繩之、
理之原委、近世居此官者多巧宦之徒、或旦夏權要、或
數陳細事、以塞讒評、或發摘孤寒之小吏、或排擠失
寵之大僚、以示風采、甚有蔑其豎而籍其口、歷年數年坐
致大任者、蘇軾曰、養猫所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
之猫、畜狗所以吠奸、不可無奸而畜不吠之狗、似此言者
或放歸田里、或改受閒曹、則人知所懲矣、一曰慰忠言
之罪、凡奏章而言祥瑞者、佞人也、言利孔者、小人也、皆宜
罷斥、此外上書補衮職之闕、次者論民間之奸、又次者陳於

故之失言而當褒美之言而不當亦僅家之錄其中有
結黨扶譽形跡可疑此亦宜給之冠帶不宜加以保存
何者狗私負國之人縱免於國法難免於清議縱免於清
議難免於鬼責神誅寧可有漏網之人投畀昊天於后土
亦可有保存言故之予教之史冊也如此則人知所勸矣此皇
上垂勸懲之法又書除文字忌諱之禁臣嘗讀古書見禹
皐陶跽告君之詞豈無忌諱也漢唐宋元獨猶無之至
明洪武時始有撰定歸化一百六十字之禁然此而明祖
享國僅三十年傳世不三百載則忌諱之無益明甚矣
惟無益而已言路之閉實由於此何也然上所書亟發悚嘆

之義未有不是詳者妄心失檢且然何況心有寓刺泛論曲諷
且然何況直陳指切凡言隻字且然何況連篇累牘上冗
聖意下詐投擬之辭此誠以諛倖成風處諱絶響也臣
請自今表奏及鄉会試出題皆不拘忌諱務見嘉言罔
伏且使天下隱世裡我能除為寛大之能幾不盛哉臣所
裡聞言路本如此哉
皇上必欲為堯舜之君復斯世於唐虞之盛莫若求之大
學中庸大學言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獨致中
和達德行達道聖功王道美要於此美備於此舍此而別
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潔而欲流以清

以庶聽為聰言以察言觀色為知人以親庶政理庶務於庶獄為勤政臣 恐其為漢唐雜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

遵旨陳言疏 乾隆二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謝濟世謹

奏為遵

旨陳言事臣聞去年秋

詔求直言當時臺臣某某有條陳

皇上褒獎之擢用之而未見施行之夫人臣之進言也豈當行也若不獲施行而徒蒙獎用焉言之者已愧無功而受賞勸之者不免乎進以沽名此臣所以不復有言也然此年第以來乾無可言之事而無進言之人

皇上見無進言之人知之不信以為無可言之事此臣所以終不能已

於言之臣之所言者有二一曰去邪勿疑一曰出令勿貳者
邪之特臣已言之矣更斥指名有罪復用之人如程元章
吟先生者與論猶有怨詞至於陞昇國人皆曰不可而未
見罷斥不作罷斥陞昇而已近來如陞昇者頗多所以
王士俊以加賦為墾荒肆害中外流毒天下不得為田文
覩鏡之賢臣詞
皇上既深悉之調回之矣而仍用之未幾遠勤之矣而又赦之赦
之足矣乃者
清問又及之議者以為將來不藩司即臬司亦藩臬總理一省
錢穀刑名有與院之權表率之責豈宜辜恩負義之曾

據不能勝任乎。昔者舜受堯禪，舊臣未斥，四凶先誅。今以
先朝柄用之故，委曲將就，不使共工驩兜流，以子而甚於堯，
繼續之道也。易言渙汗，禮稱綸綍，信而已矣。今以元年之
諭旨，二年即有挑廢，初哉改易，封建任官制，又將
特旨停止，而近日黨指又將淡請行。天下之大，何患無才？陞任之缺，
民人易以補，難任之缺，民人備非以手，借曰難以設民人才，
始將民缺，承息手缺，有街巡殷祁指，而四者以讀既
而之其亦以讀名之制，一二者亦以讀矣。記曰：金革之事無
辟。又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如今天下雖之才
者用之，貴祿亦親其為我，聽其生准入場，不准考職，此去年

特諭九卿翰詹科道議准者所以示停捐監之例也所

世宗批准是諭內又有監生仍准每年考職一款文職衛者雜選

之階也考職者入仕之門也況捐監又准考職者後開捐

例本也即止給虛銜不准實授而以命與吞命相連

撥諸侯汗綸綍之義亦不宜如此臣竊三省三難登

之子不遠不遠亦大學所議蓋世間君子少而小人多已

敗露者不行放流其未敗露者並無忌憚又有莅

歸執令小人得以操奪君子之權從國家未有不陰受其

也臣往以愚狂自干罪戾出塞萬里荷戈九年幸蒙

賜環得復原職皆欲復蹈愚狂悖觸犯

宸衷、因遂
旨陳言、知
聖君必不加罪、故敢干冒瀆如此、伏惟
採納焉、

請御經筵疏 乾隆二年

兵科掌印給事中臣畢誼謹

奏請儒經文日進

御覽以廣

聖學事竊臣猥以菲踈備員給諫

聖明在上孳孳治方殷臣日夜思竭駑鈍以仰若

聖主求言之誠下承人臣補衮之義而學識淺陋不能是

知當世之切務見薦物細故又不敢以為狂瞽煩瀆

宸聰謹就心得之愚一勉芻蕘之獻竊惟帝王之治本於

心而帝王之心必求諸道之本無窮是惟先之以學問故曰

進學六無窮惟恃之以不息則日往三代之治燦美唐虞義
聖之君靡不由學蓋治乃其本然化極神而多未易
然人每易忽是以秦漢而降世益風移儒者僅區文字經
術為兩途人主則視天德王道為二事但務求治而不知
學不知講學求乎原本然政多苟且以自安志不期於化
神則功以必成而自足治不古若職此之由伏惟
皇上躬稽光靡頃備生安勵學通於儒生
宸衷契於帝心秉道以為化原三代以還豈有迨哉何咕嘽之
述眛是補
高深於萬一然而萬幾在御猶若青宮無己之年卷帙

至禁已有秘殿儲書之所、邦里一日之間、延接臣下之時多、
昭對聖賢之時少、兵刑錢穀所以紛
睿慮者多、往聖前言所以垂聖心者少、然即間緣即得思繹、
且夫社稷民人、何必為學、而聖德大業咸備於書、不敢希
美於聖神、固必借資於典籍、即思收効於康莊之藝
於成儒臣王敏乞
特敕文臣、所經史諸書及古來奏議、不論卷帙多寡、均另錄、
日派二人繕寫數幅、依時進呈伏乞
聽政之餘、必賜披覽、率以為常、更不間斷、若千秋金鑑、
范臣以之祿鶴、陸贄奏疏、宋臣以之進御、凡皆欲嚮

成君德、是以借助前代、往是借鑒、夜之覽觀、未必無補宮
之作、敕以臣所論、每日奏進、不異披覽事跡、參記誦之遺
業、牘之煩、然而是非得失之林、治亂興亡之故、苟一經乎
御覽、必有動於
聖心、日就月將、固必見日起有功之象、即習見舊聞、亦足收溫故
知新之益、以臣愚陋、退食之餘、偶一展卷、猶必有所感觸、況
皇上秉上聖之資、懋日新之學、則所以發聖性之高明、致治功於
堯舜者理有可必、致亦不遠也、

足國不如足民疏 乾隆六年

協理陝西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吳煒謹奏

奏為敬抒愚忱以備

採擇事、臣聞善為國者、藏富於民、不善為國者藏富於國、是以內

府之儲、不如太倉以四海為外府也、以家之蓄不如以天下為家也、臣

於工部任內見戶部之奏、有以國用不足為憂者、竊我

皇上睿慮周詳、不肯輕下

明詔、誠有以知其不可也、春秋謹微之義、坤六履霜之誡、臣請畧陳

之、之文欽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唐虞三代之君、我計議道之

興廢、而不計國用之多寡、是以禹貢一書、謹於田賦之壤而秋

以应慎为诫、其害昭矣、至周礼亦为一书、最为便民、后世言利者、刘歆注国服为息一语、以误天下矣、厥后有唐与杨至少府、水衡为私藏、大司农为公库、然而不以本藏给东用、不以民力给诸费、所以别公私示正路也、至称国计之富者、莫若隋、国计之贫者、莫如唐季间、乃失之故、盛衰之机、皎然可观、至杨炎始为两税、李吉甫为元和国计簿、言利者乃修之矣、史丹议之、宋至熙宁元丰、为国计者、利析秋毫、节无遗策、然不民但困而国用亦困、以大病、然与古比、财愈少而愈治、后世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愈有余、后世财愈多而愈不足、无他、天下之财当为天下用之、天地流通之理、万物盈虚

[illegible]省適之辨

之數、損上益下、其道大光也、[illegible]

皇上登極以來、水旱之災、捐賑不下億千百萬、水利城垣之費、不下億千百萬、免征免逋之條、不下億千百萬、誠得古今治亂之幾、安危之理、寬大之政、萬古爲昭、唐虞三代之休風、何以加茲、今見度支覆疏、尚以國用不足爲憂、此卽王制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法、固無他意、但言利之臣、恐窺之見莫測

高深、不於量經理財之道、用此爲準、而別求所以足之之方、又必別求所以耗之之由、夫別求所以足之之方、始則以關市之征爲不足、甚則以開捐之說進矣、又甚則以加賦之說進矣、別求所以耗之之由、甚始以農田水利之工爲可省矣、又甚則以賑荒減賦之政爲

不可屢行矣、夫哉

皇上以天地為心、帝王為量、斷無忘此、而臣竊為未能之塞、匡國用不足之言、宣於外、則直省皆指於民生之利病、地方之興革、無有塵藪之患、國用不足之言、議於內、則在內部臣於疆省疲於勤用之餘、以及奏銷之案、無有阻駁刻覈之憂、若名為節省、而甚害於國計民生、均有裨、切當且要之者此

聖朝在上、何不共勸為遠之治、長樂熙皞之天、而直為此屢屢也、況乎今天地勝而四時為

君者道而五者昌、陰陽調和、萬物暢遂、四海之富、仰即

一人之富、天下之肥即

一人之肥、又若之無不足之理、而何異為此三代以下之妄、若我
君上裁、臣願我
皇上將從以寬大為懷、裕節民用之足、無以國用為憂、民用不足、
是府庫充盈、國之患也、民用果足、雖府庫未盈、國之福也、
臣言雖方新、罔知忌諱、竊於春秋謹微之義、坤六履霜之
戒、上下古今之際、防于漸矣、不敢不用此為兢兢之至誠之見、豈
庶有當、伏祈
睿慮採擇、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三習一弊　乾隆　年

左都御史臣孫嘉淦疏

奏為敬竭愚衷仰祈
睿鑒事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
皇上陞用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
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
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言而口不敢言者
皇上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可言者惟
皇上之心而已臣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

者，正於心無不從、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逆計而預防之。如久安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乎既著之間，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

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之英主，即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

君、不賢、臣、孰不以為是所用非必君子、而嫉邪小人卒
於小人進而君子退也、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勝君子之
所稱、才勝小人之所稱、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讀之奏對君子訥而
小人便捷、能與耳習技矣、奇邪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佞、能與
目習技矣、所謀之者、勞君子孤行其志而恥於言功、小人
巧於迎合而工於詐於勤、能與心習又技矣、小人挾其所長以
善投人君、獨於所習而不覺、陸宣公之而其言入耳、諱既之而
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難去於小人合而君子難其患常
而勝言哉、而撥厥所由、皆三四者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
轍、可考而知也、家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者既賢才衆升堂惟並無此

弊、而並未有此弊、於臣正恐其未有也而言之、設其弱

政成然有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盡誠則甚矣今

於請除三弊亦在一聚而在手於惟在乎心故臣願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無過

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道惟聖人而後能政孔子曰五十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是有不過而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

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

傷望道而未見之文王之民無疾傷而有以為傷惟文王

知其傷也文王之所貴天下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

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
之賢人不知於聖人之絕無舛謬而及於所不知雖涉於理
之重也皆自將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惟保之
艱衰而後為民思艱困譴發存識過之已而生生不
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寔見其未能者而後缺然不敢以自
足不敢自是之意深貴於用人行政之間者而後為諫諍切
磋爰求言路而使說為密於惡己而陷之阱也者而後為
發憤匡拂並求良多而欣從不逮其非之而墜於淵
也耳目之寄隱而使孜善柔便佞之熟一見而美說敢食之
極定而嗜好安於勢利之說無緣以扣投者而後信據於郢

隆化成於大道也不然而目是之私不拔然排斂心當懍懍之去
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即志為勤勤之久而覺其有
功然謂可以少懈懈夫賢良稍弛防守與乎人君之心稍
懈而於少自覺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縱則
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身而不覺而佞邪善柔便佞之
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惡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為其所中於
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于至微而勢成
乎不可遏者此之謂也聖賢之所以懍戒而致防之哉書曰滿
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

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則自是、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繫於天子一人之近臣、近臣之機、操於人君之心、能去心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敬而見其過、則心不期接而自接於君子之旅、而治之本、接於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治亂源流、得言蔽又惟聖衷

皇上時時主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法于道、舉不外于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

聖世、留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之論、惟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謹

奏

陳饑田愛民 乾隆七年

直隸總督臣孫嘉淦跪

奏為敬抒愚悃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乾隆七年二月十二日承到內閣寄字一件內開乾隆

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奉

旨內字一摺著抄錄俟各省督撫奏事之便寄交閱看

欽此併將原摺到臣欽遵

諭旨詳加閱看內字一奏因

國帑之宜節並慮民情之易驕深思熟計之甚剴切

素所未嘗不善

皇上將令各省督撫閱看，善因近年各省辦理捐務，章
多從優，或有流弊，如安寧所云，於封疆大吏宜慎重
辦理，身臣臣之志，蓋亦能無過慮也，夫論遠災荒，乃
督撫之調獎，節省餉糧，而督撫之薪俸秩
皇上聰明天縱，洞悉治源，諄諄
諭旨以災不可匿，而賑宜從厚，各省督撫咸
聖裁而設隨習，乃措勤救災，而厚籌賑，節籌理而一致不能
無過慮之處，務有可以過厚處，足以利
皇上之深仁，所以繫民心天和，而感天和易災祲，而為豐亨
者，寔主於此，今安寧乃畏受大而為言之，足徊臣照會

若以往督撫之拘泥舊照內文以信易撤則從前有不可勝言之弊矣伏讀乾隆六年

上諭有云各省地方遼闊民戶畢集情形不同或奉公執法而鄉里刁民借端生事妄希恩澤地方大小員吏撤使諸務諸端聽從其遼道于案因應不可轉其為害尚小倘詐逕不拘以致小民滋擾失於弱其縱乎

清其整頓其漸為姦賊其為害甚大朕觀各省督撫能如中其甚少能輕重之間斟酌籌而兩全者偏諭各省督撫知之欽此洋洋

聖謨義精仁至歸於中正督撫稍知法律自當恭懍遵

雖見安寧之業、亦止去其淫服奢靡之弊、而不背為斉真匡世之心、臣觀下之從上也、無從示令而從其意、今

上諭見已然則、而依奢侈、後物寄美一事者、背棄安生猶摩、以為今之所須在於而責之所重惟在於依勢必借習常為名、而以奴僕為威、依其法奢靡之淫服手來之實、孰輕孰重、乎久在

聖鑒之中、亦當無贅言之矣、抑臣之所憂者、不止此也、亦

皇上聖學淵深、仁心為質、而加以好文、故不惜帑金、屢頒緞疋、時賜孔孟之心源、教覺群之仁政、好大讓而在於此、

乃內外臣工罔思贊勷

聖懷羣僚偏為經費不足之說部臣外謂入不敷出藩司又謂帑

不敷撥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兩相持而未有所決並為部下所惜帑

財之未撥而行仁之意不堅即外帑益由是而積累萬難

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之不獲拯濟已也夫帑金之宜惜而民不

而外驕臣亦知之矣但以為節用之道當於可少而可緩者求之

救災拯饑至大且急而猶於此時節省經費失輕重之衡矣

民驕之故亦非一端由有司玩忽不恤而所以不足以服人此其本

附於傷之耳一遇災荒小民號呼赴愬之時乃愈見驕而猶

[illegible]省迹之弊

蓄民然以若之然不損其本矣此民服勞尤需寬恤而後節

省之節然似亦非通論也治國之道與治家同急於致富乃

至饑寒其子弟而不顧愚者之常謂及蓄其乳哺而自

吾以治驕奢至理也臣雖不知

皇上聖心止欲崇抑節省杜絕虛糜並非惜財吝嗇而甘昧之者乃復

私意之計然臣以義利之界防之不可不嚴為臣民謀猶恐

謀利者使義利有不衡之勢久之必利重而義輕此危之

幾猶之不可不早察也臣以為猶恐民利益後明示以君心之所

好惡愉民於無以見功而飾災者皆得有詞以文過此豈

王德之所以升降生靈之所以休戚是以敢冒昧歘陳伏祈

皇上勿以為殊遇而少垂鑒焉則天下幸甚謹
奏

勤修省疏 乾隆七年

協理陝西道監察御史臣柴潮生謹

奏為敬竭愚忱仰祈睿鑒

聖懷以臻泰和事竊惟君道臣職治世之休風莫盛於都俞之

至理臣伏讀本年三月因

上諭有云朕九卿中能責難於君者何人陳善閉邪者何事此誠唐

虞之一堂交儆而我

皇上虛懷若谷從諫弗咈之盛心也不獨九卿大臣當知

訓諭惶悚不安凡為臣工稍有心知血氣者靡不感愧思奮

以圖仰贊

高廟、臣綱維隆古、妄參末議、謹摭一得之愚、用效芻蕘之獻、伏查
堯有水患、湯有旱災、自古帝王之世、非無災祲、論者以為
數會適然、臣愚以為正天之保佑、俾申命而俾之愈勤天懋
修也、故堯言洚水儆予、湯以六事自責、受法益修、受採
益以蒙、而有感斯應、捷於影響
皇上御極以來、法隆堯舜、仁心仁政、浹洽寰區、乃春間未沾渥
地方雨澤未得霑足
聖懷焦勞、無時或釋、臣謬隨庸才、何足仰稱萬一、惟是天時
之雨暘、雖以淺見窺測、而人事之修省、不妨悉為奏陳、雖於修省
於今為比、一動一言、修新見易、修省於隱微人不聞不見、朕

地雖寬、善用心為善任之深、吾大卓立乃留意於從此始希召
皇上出治臨民、固無一而非本乎天理、合乎人情、法良美備矣、而以臣私
意管窺
聖裁修明笃念閑情逸異之時、仍然一念傷動於謹甚嚴而句徵
自將然之先致柔於不及覺之途、於溢流塘長而美而遠、於微沃問之大旁
皇上躬察所閲程、
深宮之保度、自無偏私、深宮萬幾、臣所能參度、而振動者固甚
激切不能已於懷者、感伏乞
皇上於百爾臣工所不及見、左右近習所不及窺之地、抑又宜加敬慎、
致審於惟幾惟康、而力守制心制事之訓

聖主益隆、

聖心益清、豈特隨時符者、便致感召之休徵已哉、

諫議之請

請開言路　乾隆八年

協理河南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臣陳仁謹

奏為遵

旨陳言事。臣伏聞近

降

諭旨，以然偶為災，許臣等直言無隱，有見

皇上畏

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臣等譾陋，亦敢以其五則以備補補之承

詳酌

國家首務，冒言之大槩，以應

諭旨所求伏惟

皇上採擇、臣聞言路通塞、關係世道之興廢、自古論人臣之主能惟恃、以開言路為諫、經緯見治亂由此而生也、昔司馬光與吳充書曰、欲寤人主之心、而不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以寤、欲開言路者、非先向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害者、一無所施行、又取稍質許直者、隨而罪之、此乃言塞路、非開之也、夫吳充一宰臣耳、司馬光猶勸以開言路為先務、況當天下乎家

皇上聰明仁聖、從諫如流、

御極以來、臣工條奏、有片言可採者、莫不嘉納之、所採稍另許

亟正省躬罪己以阻塞言路近因交秋亢雨瘟疫流行又下
求言之
詔、光
皇上於言路而謂間矣而一念之誠感召
天聽遂消弭災患而反為精底此又
皇上夜夫以寔而無以先之迎、然而臣猶以聞言路壅阻於何也、蓋以久蔽
之俗、中外習為創業猶狃靜、因循究抑外於欺阮岩敝、
粉飾太平、而自充手以至今臺諫私徒論列於諸帶
皇上採納、臣愚臣下有厭人言坐見
皇上優容諫諍、凡所舉動曩日若指、因其指言為嫌而疏之、

或謂其黨同伐異、或謂其賣直沽名、或以謂存心刻薄、好
訐陰私、或以謂此等務要還復、所以多言、諸錢不除、惑亂
上聽、餘今
聖主上、素知有其人、雖不可以附其術、其所言者、此臣亦不能保
其必無怪者、然其能如此、然後其一致、使以二人而累疑之、始
今後言事者、無以自明、而人主亦無由所信、以
皇上納諫之誠、怯
皇上用諫之效、豈不惜哉、此臣所以為憂也、雖然、雖言難
以笑、進言尤難、得其言、其大志遠者、恐近於迂闊而無旦
夕之功、得其言、其小於近功、恐猶於毛舉而有若細之猜、

言不切直，然未能感動，言先切直，則又指怨尤，此直道言之
之難一也。且以天下之因失華以一言使言之者任甚重，而
人之責之者甚厚，一言不善，始嘗口之，又被召責矣，而亦則
矣，而無益，猶不免於男子之譏，若人謂諸以桑於律令，非
虛語也，此直道言之難二也。今人莫不自快其私，而又所不可錢
配故亦不敢以私廢公，甚言者觸邪之責，而無敢畏
之故，足以人皆憚恐之，之之斬害之矣，能又無顧於以陷害
也，然猶以陷害，必怨犯天下之公議，而斬人，隨以陷之，未惟陰
以排之，而天下亦為之所默，此直道言之難三也。誠無性命
陰無妻子，誠愛惜功名，甚於雄窮困之日，言出禍隨

郡县人上书自合矣而极摘于角理摘示遁笑钱將何為哉
以忠於君身、而持祿固位之臣、佯、佯而避其罪、此進退之
辭四也、夫諫也、非而用其末則忠怨愈奮、而責辭之說日
除此外言其之利、而國家之福也、如不堅其忍而忽其辭則
非其也、辭、愈而致忠之且日退、此張言其之不利、而國家之害
也言之用與不用、而國之利害、因係於此、然言雖狹而重歟夫
為之首、言發為耳目、耳目與之首同受乎上而股肱心膂稱
受其下焉者也、無耳目以聞、無目何以視、未有耳目而元
首能者也、未有元首服而肱、股心膂不良者也、譬如人之身
言語是血脈也、一体而流通、一体有病、四体不流通、如四体有

病、此但病而已、又欺隱且苦蔽、慶曆宗曰、賞罰校定、
須急救之、否則反為所傷、術者懲於蔓延、亦能苟全保
衛之、然亦為所惑、所謂失當宗曰、君有孝勉於是孰為於
台臣請闡言路、於聽政、下人為
廷也、近年以來、如王吉任之甚翁、狗庇、郭嘉之崇能留位、
元辰賤之操、吳閎上評言之誣諂、屈吳雅分為之不惜民廉
善排
皇上容納直言、勿以臺諫論臣、勿致福列受而將那盡忘不
進正邪、吏治民生、均受其實矣、則並
皇上從諫之善、於政治補助、正為無功臣願

皇上執此々心堅如金石守此々政代如四時成此々功無間於天地則

國家永受無窮々福矣此亦欲弥笑甚々大瑞也臣某區々計

拙言狂伏惟

皇上詳細而擇其中天下幸甚謹

奏

慎起居疏　乾隆八年

協理山東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沈廷芳謹

奏為

車駕東巡請

慎起居敬攄至誠仰祈

睿鑒事竊臣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天下王者其故起居於性動

靜必謹服食有常度臣御有常節儲胥巡幸莫不擇儀度

識聖躬至重者以寧身為先故能凝和於百體利於四海也欽惟我

皇上仁孝性成盡道盡善前哲[illegible]

聖母天顏謁

祖陵宸孝思以昭春露秋霜之懷追遠之念亦觀物御性存如

在之思洵足以方虞舜而繼周文矣臣嘗考記云古不墓祭

自西漢始崇先禮為高帝原廟之基後漢明帝永平元年

春正月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而上陵之禮迺興歷梁陳周及

唐此典未替而開元中編為五禮著為常式其義今昔

之皆不存之墓祭而陵廟並崇重之禮以拜慕追遠陵行

之所由作也恭惟

盛京係

國朝發祥之邦

祖陵為萬載神遊之地上陵大禮實自孫慕興懷

先帝、裁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率土臣民、胥為感悅。臣

天恩之優、風清塵雨、兩沛道、萬象騰歡、而易昔諧、小臣何敢以贅

褻瀆、冒瀆

宸聰、惟是今年四月、奉有今春何有小病、御醫次第痊之

諭旨、責自去年派楚小裁

深宮、屢慮防範、現及春暑氣候到來

宵旰、

上天垂象示儆、當惕厲遐邇、勉勤於政、以感召休和、仰見

聖天子健行不息、時殷宵旰、慈恭之意、勤保其敬、而

車駕所幸、
盛京去
大都一千五百里之遙、
祖陵陵安長白山之麓、边塞崎嶇、跋涉勞頓、更因北土高寒、七
八月間、已如冬令、間逢霰雪、而御裘衣、風氣與內地迥
殊、尤非珍攝、伏望
聖躬隨時隨地、敬慎起居、節勞養和、以臻聖福、共禮康、以若
清蹕致
駐蹕塞垣、因宜量簡軍實、而閱兵之餘、於田獵之際、惟冀略馳驅
皇上兆臨枌榆之鄉社、宜益思王業之艱難、

□□省道之憲

一人之身為
天地
宗社所關，四海臣民所倚。
列祖列宗神靈實依憑式，保佑萬方佩祺。
聖壽無疆，斯稱大孝，俾克中外臣庶所仰望不匱之永賴，實為
懷念，伏乞
皇太后下士，菜蔬
義依測游到之戰，思感奮，倍切蒞事，畢攝上達微識，因希君之
善養生，負芻致療奉嘗
垂鑒之葑之蔭，蒲文臣舊聞學陸愛臧蟻之忱，稍効犬馬之報於和
宸衷，不勝慶切悚惶之至。

請却卞兆貢納銀廠　乾隆十年

協理山東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彭肇洙謹

奏為請旨

停以靖邊荒事臣於本年三月二十日閱邸抄見雲南省

臣張允隨奏稱雲南永順東南徼外有蠻名卡瓦其

長名蚌筑句者葫蘆國王不為先所句也從古不通中國久慕

天朝德化因無方物可貢將境內茂隆山銀廠作為貢獻及

現開廠民吳尚賢等所抽課三千七百兩零因馱馬窒礙

司之猓罕世屬廠民吳尚賢等解送藉識畢[illegible]価等

向來上緣茂隆山銀廠向者照例抽收今具旺盛[illegible]情臣愚以為

李侍

率數葛齋內附，只取歸化之誠，並無貢物之有無。下逮
之國自古未聞，方輿不載，忽於向風慕義，款塞輸
於此見誠，而所部惟恃銀廠作貢，臣思不能無疑。竊
以為專任接替，臣收之，隨查該地距永昌一千六程計
程而程論，去中國為未二千里，何以不知彼國所以工務民
取自前明開採，真旺不一，歟云從古未通中國，前明開
採之說，畢竟何據，且內地商民異為奧倚，借以為彼國
經大開礦，下逮所無方物可貢，何以竟內不能隨貢之
銀廠越界冒精識，伊中恐有奸商慫弄，外夷陽借納
款為名，嫁貲財物，不可不為未然之防，多一利即增一害，

若許其獻納銀兩照例抽稅，利境一開，毋論商賈游民，奔趨若騖。凡內地作姦犯科、狩法餬口之徒，先將潛藏其中，積聚日多，爭奪必起，即成將來邊患，實不可不防長慮也。且計每年所抽稅課，不及中土一都半縣，歲地時旺時衰，未可年年可恃。我

皇上

議賑議蠲，動以百萬，帑年稅免天下正供，何屑抽此戔戔之稅於窮徼絕域中乎？如昔臣張允隨議，殊失大體。臣愚以為卡瓦既願歸誠，惟有嘉獎賞賜，亦將其心不貢獻銀兩，宜卻而勿受，視蠻王稅課，名令自為撫回，明示

聖朝包荒柔遠之度、不在貢獻之有無、並

敕下雲南督臣、急將商民吳尚賢等押回、飭令永昌

大理一帶邊方、嚴行禁止、不許內地民人擅出緬國

開採、違者立拏重究、如此方足以尊

國體昭、邊境安、遠人服矣、

籌理財 乾隆十年

協理浙江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柴潮生謹

奏為敬籌理財之長策俾上下交益出入相資以收實效事竊惟天下要務惟用人理財兩大事而用人尤其于進君子退小人而已理財尤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我

皇上旰食宵衣、旁求勤儉、用人之際

聖心旬可權衡、惟是理財一道、則承平日久、生齒浩繁

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厪乎

宸衷、而量入為出之規、尚似未籌乎至計、記曰財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急、勢難徵乎賦、恤民厚下之政、俱不

得緩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塗飾之治隨之以起此天下
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為曰用夫生與為
可屬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下通羨可
綱紀而已食與用據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為
計合三千年之通俾實能有餘不可頃見臣請定
會計疏用移兩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臣
不可謂寡矣又直隸省條水利一部臣奏請指定為
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往古承平之際每以足財為
急要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員節儉今乃佐
其虛耗康修無杖度

客府無安賞、是節之無不足也、過此則刻最吾當矣、唐宋之稅粮已上供、已送使留州、惟科已破、今所以為歷以前、征收止以八九分為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粮除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挪已耗羨、閑稅已盡歸、並歸有道額、是所云無不足過此然為提征累欵矣、提於今日計之、則所乃供所出、耗羨日計之、則所入猶不足供所出、以

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澗源節流之法、為萬世無弊之方、是為失時、臣芸荷切

聖恩、備員亞首、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嘉謨、是為負國、

維今日事勢，斷非舊時之見所能用。患猶可無已，要于此，此固不能整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閑散；一曰除籍事之條例，散給遊擇軍；一曰改指撥之款項，以充兵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得而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畢中國之兵二十六萬，至英宗治平年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為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立保甲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危矣。明之宗室，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蓬而居，不餅而衣，男四十而不娶，女三十而不嫁，何也？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

蒙古漢軍各局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衍為十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之弊必有壯宗之養兵下之弊亦必有不可收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閑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以頗種為供曾請開墾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未有可屯之處

特發帑金為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

令當往之所耕之田、仍付承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
不升科、惟令之農隙操演、如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
可資滿洲之生計、至逐年發往軍營之人、差遣崇古、
徒須靡費、莫若令之各地捐資效力、此後凡願往者、
令之陸續前往、此亦疏通滿洲閒散之法也、至停軍籍已
奉旨准其出旗之
旨、定例不拘何力願出旗者、其例之所格、例許出旗者、多無力之人、恐
其出之後、無以為生、以致散遣寒之、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
與否、俱許出旗、其家現任居官者、各按以三年之俸餉代
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即其家產許之隨帶、任其自句

使、益級支旂百手、勢難徑手而去、若許帶家產、又
有並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項經費、亦可敷每年
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
無窮、即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發還、帑藏亦
不大絀、至都統以下、學士以上、其官各按品級陸續改
補、綠旂提鎮、亦照此按級停俸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
者、天下之大利、至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
間、法制寬累、物輸于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
亦未盡剔釐、上司于此分肥、京員于此勒索、遊客于
此纍指、分肥則為蒙蔽、勒索則為攤揚、纍指則

与之通關說、改食帆索派、常便多餘、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䰞實並滌、而清之是存大利、转向此事生私徵、非因經費、千端有弓目、不肯安取、上司亦不敢移、要其且能安谷、能以地方之財、即地方之用、故家與手間之循吏、多實績可記、而財用亦內流通、自歸公之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操內部、地方之羨餘官吏養廉之外、更無餘剩、故吏之養廉、除本給薪并家丁之修脯、無資以上接下之應酬、與為蘇薪之需其此外無剩、而也地方之應用之用、應與其之權、指已決矣若其裏請之始、本非容易、於是皆據此題、調屋英、

便爲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興利除弊也、但知止料理案牘
便爲才具甚優矣、不問農桑蕃養也、臣不敢泛引請以
近事之最之確鑿可據者言之、足矣、民莫大乎是、莫而
廣東一省、荒田至若干萬頃、無可過而問也、是民莫大
乎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道淤塞、疏濬陝西鄭白二渠、
昔人云溉田四萬頃、今湮塞不及溉百餘頃、湖廣山
米接濟東南、而湖堤之隄工派自於民、究無長策也、
是民莫大乎平糶、而貴糶句時便不能平糶難以採
買無所以、修紹議論、究無定局也、而他可知矣、皆由
乎一絲一忽、悉取公帑、又司每有一事、上畏戶工二部之

駁、詳不畧身家之積累、但取乎目之美觀、而實際於
日寡、走之以為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在
農、故舉人之法必改、今耗蕪得力之法、勢無可改惟在
為地方劃定一定款項、俾任為於各財用罷至之患、而後可
議定給勤致之成、擬請將從前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
理、定撥一項留充本省之公用、除發給兵餉之數、四
常動用正項、定給若災傷之歲、極恤貧民之需、春賑佃
渠水利之為興修、資民開墾之需、借給工本、塘壩河等
橋梁公廨之為修治、撫災貧寡之便、值可敷用於此項
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是大役大費、似皆於合全省

之款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撥省之款而協濟之、其稽察
之權屬之司而、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評核、則
經費既核、節目較潤、而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
、罰者貴不如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為良法、今採
罰可收捐並行、不但無首但為荒款、賑貸皆難、籌措並
舉、故若貴於一常平之罰補、可致若貴也、且捐罰一項、
或銀粟無拘、或專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濟
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濫
罰、亦知巧黠之吏、額正供亦難耗羨、盡隨之士、能瞭然於
設計欺詐、巨分賄、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

長、唐人取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用忱之耗

米、歸為正項、致遺多百出、弊多殫竭、大困而不可以不善

理財於國不外乎此也、如指望之實充公帑、以三法者行、則

度支可免空匱也、如以關稅暫課之法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

民力、經費有資、然如以樂善好施之款、皆可次第停止、以

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途清、則風俗敦、教化行而

風俗正、

皇上以鼓勵之身、總其綱紀、舉國更長之業、我泰富而四維

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為當今之務、無急于此者、伏乞

皇上睿鑒並

敕部速飭該管大臣詳議可否以衛旅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乾隆十九年

朝考題

請重民牧之良

臣宗道言臣聞聖人在上其智不足以周天下之務其仁不足以遍天下之情而其勢不能徧天下之人家至戶曉以為治於是者遠不相及也古帝王知其然於是乃有百揆四岳分司州牧侯伯用以寅亮天工宣布德意雖秦建郡縣而制度殊而習猶相沿至國朝好生民之命常繫於親民之官而居是官者其人不可以不擇臣伏見我皇上事民事凋敝休養生息莫之或遑我

祖

宗誕受天命保乂九州厚澤深仁今已

陛下即位以後宵衣旰食百廢具興升中告成於昭前謨雖唐虞三代無以加茲也而獨於親民之官若未加意焉以至卑而急之職專寄轄制論人樞紐關鍵之所至不限大小封疆大吏所任亦為至重然銜天子之命赫赫然建節鉞以臨之百姓視之僅下天子一等耳其勢愈重其仰愈高而於民間休戚之故愈隔絕而難通故古之循吏下僚多而大臣少勢使然也知州通判其位卑易狎昵也其勢近易察核也其所治狹易周覽也其與民熟易相習也其責望輕

雖複閭閻、閭巷頑胥、而不以爲褻也。上達下情、下宣
上德、是亦天下之轄與樞矣。
陛下輕之、毋乃未深計耶。且夫吏治易弛而難張、才易
濁而難澄、一不任心、其弊百出。方今清白守法、節己愛
人者、守令之中、果曰無人。然蜀山之竹、不採自直、叢棘
之林、亦犯自圍、此千百之一二耳。其橫於毛擊、猾嗟其食
者、谿壑亦盈其囊、其巧詐僞欺其情者、皆慣然矣。
而貴族權門、依勢作威者、又錯出於其中。一二良吏、恐
不能補千百人之患於也。況去一二人於吾所激勸、亦將隨
而從靡哉。良由視之太輕、擇之不力、而竟致害民。勢

遂至此也、

陛下兢兢業業日有万幾、議不暇於鍾漏之時、一一親見於臣宰、觀周禮之法、論辯民材、掌之大司馬、八柄詔王、掌之大冢宰、源流以先、責至大臣、請慎簡宰執、責以人事君之道、委以進賢退不肖之任、於選任之時、以言語親覽才能、以定似觀其法器、雖未必周知心術、而技十得五六、足風厲天下、磨礪修名、應手隆法、至於督以下、雖不爲以伊呂慎大臣、亦宜以慎揀其官職之所慎之於始、与諸其將露之時、一所得所失、於其万里、

陛下使道意乎天下幸甚、

請杜大臣言利之漸以重國體疏　乾隆廿八年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第啓壽謹

奏為請杜大臣言利之漸以重

國體事、竊思督撫身任封疆重寄、保境安民、興廢舉墜、民間籌畫動支、務存大體、不宜巧為穩酌、致開科歛之議、前因廣東撫臣蘇昌奏請撥修粵東稅契銀一百二十餘萬并圍基堤岸發生息銀二千九萬餘兩、浙江巡撫熊學鵬亦有請將商捐籌羨餘存銀兩撥交內府之事、欽奉

諭旨訓飭、總各省督撫年時示儆、并通行傳諭知之、欽此仰

見我
皇上奚庸照至二三五六之
聖鑒。臣閱邸抄，新興兩江總督伊繼善、江蘇巡撫莊有恭
奏酌籌修理下江通省城工一摺，內稱江城省垣併動
運費修理，上江因運費不敷，有開捐勸捐之請，現在
籌理甫有頭緒，查下江未修城垣共三十餘座，仍需工
料銀八十餘萬，應請倣照安省開捐之例，又稱修城
原以衛民，今民亦自衛，各處地方豈無好義急公之人，
願出銀資，共襄善舉，又稱查前各州開設典當為注
前有年有資送地方及增款，近年悉行革除，可否

實多，蒞苗無多，使老幼之多寡，分別捐輸，東華每年節

諭、業蒙

敕部核議，應飭部臣查籍外，伏思國家取民有制，條款

有常，開捐一例，或因地方水旱兵災重大，甚情權為

救時之計，並非藉為常典，我

皇上務恤民依，無遇大工大賑，發帑捐租，動經鉅萬，細

據江省城工各紀甚急，計所之需費，亦淮海一案再屬不

應有開捐之請，況我

朝重熙累洽，海宇又安，贍古無比，數十萬城工之費，豈屑

取信富戶，仰其修造，倡勸捐之議，以為其勸善舉，

殊乎政體乃該督等移修城衛民亦應自衛查該
分職所以衛民誠池爲封守似闕隍壑係修衛民正
所衛固而乃按應令自衛所去寔屬純任至於永如
路堤當規而已經禁等該督等速請將當商近日
所有規費分別捐輸以爲平糶籌易華尤屬純係嵌
隨規查不肯斷知或有因不能收之而當應立裁撤平案識
工之費一旦籌算及此並飭知之該員而爲督撫皆
及縣借以開利蘇此識何恐且下江免援上江剿捐勒捐
之請以他省工程有似此應行兵修城勢必援援尋
疑弓衛嫌伊于何底似非

全
盛之世，所宜有也。再查勸捐事例，准行承捐者固
皆實力急公，而經手之紳士，能盡實心潔己？萬一
因此居奇，陽為勸導，陰肆勒索，恆
朝
廷之法威，肥私家之囊橐，商戶等業已捐輸不貲
訴。縱該督撫精明，留心查察，且恐難以周知，再或因
新例初行，積存迴護，甚於吏治民生，所關更鉅。臣愚
以為江省因堵工開捐等款，似不可行，所有應停堵工
等項，伏乞
皇上
敕令該督撫等再行妥酌辦理，庶他省不得援例
以請，且可杜言利者巧為覬覦之私矣。

請禁進獻飭吏治達民隱釐驛疏 嘉慶四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何道生謹

奏為條奏事、欽惟我
皇上聖不自聖、安益求安、當
親政之初、即下直言之
詔、凡在臣工、自宜各抒所見、以備
採擇、臣職司獻納、敢不勉竭微忱、以期仰副
皇上詢於芻蕘之至意、謹將管見所及、列為四條、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

一曰禁進獻、欽惟

大行太上皇帝至聖至明、無微不燭、前因各省督撫土貢之外、間陳玩物件、曾經降旨嚴飭、誠以督撫為封疆表率、首重廉潔、若進獻之路一開、必不肯自以藉口矣
御、需索屬員、屬員之逢迎取悅、並至派累民間、是以加之戒飭
聖慮深遠也、該臣自宜謹遵
聖訓、不得復萌故志、惟是我
皇上親政伊始、誠恐督撫之中、有以此為嘗試、不可不防其漸、
伏乞
皇上申明

聖訓、貺諭諸臣、俾知
邦法之行、不貴異物、諸臣惟當砥礪廉隅、潔清自矢、以佐
王理、則吏治之源清矣、
曰飭吏治、親民之官、守令為重、民社所寄、利弊繫焉、
今之為守令者、不問民俗之淳漓、但計缺分之肥瘠、不
思勤恤民瘼、所惟利益身家、近年以來、川楚地方、
教匪滋事、多由守令之不職、而亦非由民性之不馴、守
令之不職、又多由督撫之徇庇、而不盡由人才之庸劣、蓋
守令之賢不肖、惟視督撫為轉移、為督撫者、果能整
飭革屬、潔己率屬、循良者必擢、貪劣者必懲、則有一省

之中，雖不能盡皆良吏，而上行下效，多矣可見大法小廉
咸知愧勵，作奸犯科之徒，自然所無，今之督撫不能
整飭屬員者，半由於不能整己，半由於迴護瞻徇，蓋惟
無瑕者可以責人，己之不正，何能御下，而守令藉衆皆
督撫司道俱有失察之咎，於隱忍不發，以致敗露者之
互相掩蔽，苟圖無事，於是有之因循姑息，遂致釀成了
諸弊上有之，此誠當今急務，亦不可不大為整飭，伏乞
皇上
勅下各省督撫於所屬嚴飭，務須持採輿論，俾察民
情，倘有不順人心不法之說者，即參劾，並乞
勅下
部臣，嗣後凡有守令有以貪污不職，敗露於彼，或因科

遵諭勅戒因庶士標告其上司者甚狥庶之罪必從嚴
究以儆其邪、並多議其撓自乃參奏拉至從前失察
之咎、于物稍怨如此庶地方大吏皆知自頒考成甚
於迴護、而吏治可以整飭矣

曰達民隱以議

聖諭以民隱為念、而於上達、此議
皇上寧治之要道也、欽惟我
國用家重興黑治
列聖相承、無不以勤政愛民為心、民間為秘何疾苦之有、然而
近時以來、川楚等處賊匪蔓延、以致

宵旰勤勞，膚功未蔵，皆由於地方官之不奉法者多，而民隱未能上達也。民隱之未能上達者，半由於督撫之狥庇，不能整飭屬員；半由於督撫之葉情，不能徹底根究。向來凡有督撫之案，或交該督撫審，或

欽差大臣質訊，而總計歷來之案，得罪於地方官吏者，不過十之二三；得罪於督撫之人者，不過十之七八。至於不過撤銜了事，歸於兩敗俱傷，非屬員故，皆由於外省迴護之惡習。寧不百技而彌縫之術，更屬多端，甚無論往訊之人，或狥情受賄，或避嫌不顧，即使大臣未必長於折獄，而不肯負吏，一因

欽差之信，即將前來情形，粧飾裝點，不使稍留罅漏。甚至
將之人，鮮不受其蒙蔽。至於
欽差所過，如知支應但係其將，更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所差大臣一二員，隨帶司員一二人而已。大臣司員所帶家
人，擁從皆有定額，而無籍之徒，互相援引，依草附木，動
至多人，較之定額，不止倍蓰。所到之處，騷擾
欽差之勢，撤迷如知，辦差人役，飲食器係，徵求無厭。甚至如
知而皆受其訶斥，使車而過，里閭不寧，以致鋪陳，其
如常撓，即使所訊之案，毫無冤抑，而得逞其不識已
擾矣。伏乞嗣後凡有上控之案，毋須與督撫並無干涉者，

即交該督撫審辦，其或干係督撫照料迴護，此至
即提犯進京，交部臣秉公嚴鞫，務將原告比以誣
讞，倘有必須親至其地踏勘情形者，交隣省大員親
逕查勘，分別秉公結案，亦必經由驛站，亦王程接
兩民隱得以上達矣。

曰整驛政

國家設立驛站，凡馬匹人夫，皆有定額，草乾夫役，皆有
奏銷，原於閭閻毫無擾累，乃各省地方官等，仍不
善，借差使之名，開科派之端，馬價折之民間，並其儲之
累，一遇緊要差務，格外派累，甚有之差索民間乃

旅驛頭馬匹夫役驛務在在有之於是州縣之賢者無
不以衝缺為畏途而不肖者反以衝缺為要缺至
於一番衝缺則無論賢不肖皆以辦差為要務其精
神才幹用於整頓夫馬者半用於奉差使者半加以下程
鋪墊需索徵求應接不暇雖有循良之吏亦惟有低
首下心以苟免譴累為事斷不能盡心民事其無能
者又皆假竊晉接多方勒派地方之脂膏朘削無
路將素之囊橐亦肥愈甚而貪詐者之藉詞乃已
能否於整頓更不必言矣伏乞
皇上
勅下各省督撫申明定例轉飭有驛州縣通查有差

[illegible]

務、照新領勘合支馬、定數支應、如有不照定例

額外需索者、主即直指部科、着督撫仍責成道府

不時稽察、該府州縣、如有藉口加差、派累百姓者、

即指報參奏、倘狥隱不辦、別經發覺、即將該上司一

併嚴議、如此嚴切

訓諭

俾吾知儆畏、庶驛路清釐、而民無科派矣、

請釋服後並勵庶政疏 嘉慶六年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茅豫跪

奏為

釋服面聆、敬陳下悃、欽惟我

皇上親政以來敬敬以

勵躬、誠以御下、臣管窺蠡測、不能上擬

高深、竊以為王政則有常、至誠則無息、自古治功之極盛、

皆由和政之不移、臣謹就三年中

皇上已行之實政約舉數大端、而九道化成、即在是矣、從來

君以知人為明、臣以薦賢為良、君知人則下情上達、臣忠

職列百廣保兵、

皇上親政以來、歷飭厥事、振興臣節、整頓將帥、與論陟

黜一秉至公、是歷三年中、大法小廉、尤勤職守、而揣摩趨

附、一變為砥節勵行、吏治國慕、蒸蒸日上矣、臣愚以為用人之

道、道此益光、雖非濟拔之原、常措於任使之先

然雖情偽百出、而陶以生殺、自可收壹旌並取之益、

此慎簡賢僚、以頒

皇上永念於釋服以後、慈人主賞罰並用、使罰不及惡、仍

以戒懼暴而安良善、自務乃之實、加察詢撫而刻厲

風為風氣、

皇上親政以來，飭法務在準情，科罪悉依本律，法無苛縱，亦寧稍事姑寬，罪有可矜，必使量從末減，是以三年中外守親條，案無枉縱，法獄圜扉為所久矣。臣愚以為王法之初，皆原於厚，而卒乃久之無設於表，惟好生之德常存於衷之中，刑雖獄訟繁興，而措衡益隆，自有以提潛移默化之權，此欽恤庶獄，伏願

皇上時廑於耕耨，以儆於逸，並於世風之奢侈，每隨君上為轉移，亦有異進方物，原為日用所需，從古皆然，乃久之無藝，

自臣下好言進奉，往往踵事增華，而民力胥疲於下矣。

皇上儉樸性成，親政之初，即屢禁切貢，違者照例治罪，識不

[illegible]

以無益害有益也。竊以三年來，本疆大吏，不致務端崇黑，習尚修途，上饋送為陋規，指己一律革除。風氣之淳厚，實未有過於此時也。臣愚以為人情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伏願

皇上 釋服後，照華崇實，常謹於預須，杜漸防微，日屢於左右，庶人心益務古處，而風俗長此敦厖矣。國家財賦所入，豈有常經，寧無至多之用，法祭祀兩大功出於常經，自應寬籌善後，

皇上 以君民為一體，祝頌之初，惟所藏富於民，不欲損之自上，故請臣調劑有盡，思無賦而涉病民者，悉除之，拒勿納，而上

酌裁支丈核減稅銀、查办漕粮、搭修河務、籌備以籌款
行之四、賑濟以恤一隅之災、不惜
因帑之挾餘、惟慮一夫之失所、若於三年來民出試辦、户有蓋
藏、百姓之求業、實未有過於此時者、是以為臣下之
利民、以藉於籌款之時、
聖主之惠民、並有加於蠲除而後、伏願
皇上釋服後、常以撙節愛養為民圖、損上益下為盛業、
則民力舒而國用裕、且國本固而培養乳長矣、凡此
實政之安民、業於三年中次第施行、若恐臣伏願我
皇上聖德日新、勵精於已治已安之後、

萬之懿治之美

慎修思永、勤求夫可久可大之謨、要之以恆、而被於物者治乃

之以斷、而見於今者陳事存和政之

淵衷即是萬年之

景祐、臣言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